

冬天一场雪后,小苏就忙起来。小苏开了家农副产品店,专销县里特色农产品,粮食、水果,深加工的挂面、粉扎、锅巴等,在店里也占有不小的份额。

小苏的店开在一条巷子里,巷叫子经巷,是条古巷,深深的,常有发古之幽思的人埋着头走进,昂着头走出。

小苏的店就叫了“子经农产品店”,好酒不怕巷子深,何况现在线上线下销售,巷子再深,屏幕上手一点,就近在了鼻子下。

“子经店”的货好,进进出出就汹涌。

小苏的店是夫妻店,店面很小,是作展示用的,而拖在店面后的房子却深得很,一进,二进,三进,要数到四进,四进的房子都用来存货。四进的房子走完,迎着的是条小河,小河能行船,“子经店”的货不少是从水路进出的。

小苏的老婆阿花就在河边做直播,小河和行船做背景。阿花长得好看,不修饰自己,也美出一片天。

阿花是小苏的同学,两人都是农大的学生,也是农家人,在大学时就立下志愿,要为“三农”做事。大学一毕业,小苏和阿花就在子经巷租了房,用来销售县里的特色农产品。

县里的特色农产品多,江淮分水岭的气候独特,兼融南北,不说别的,仅水果就有一百多个品种,还有驰名全国的老母鸡、香糯米等等。可惜的是,“干鱼埋碗底吃”,别人不知,也卖不上好价钱。

小苏和小花决定打开一扇窗口,把县里特色农副产品的家底亮出去。

小苏和小花有分工。

小苏专门挑选产品。产品要优上加优的,要有文化底蕴的。小苏目光毒,一两个月下来挑选了二十多个品种,从米到油,从水果到蔬菜,从面条到年糕,从鸡到蛋,可谓琳琅满目。小船在“子经店”后来来往往,货物一一卸下来,“子经店”成了县农副产品的展览馆。

小花做直播,直播点选在小河边,小花对着湍流的河水“摊粉扎”。粉扎是当地的传统食品,是一代代人的乡愁,是有故事的食品。小花人美,声音甜,加之网友对粉扎好奇,直播间里就“哄”了许多人。小花适时地推销特色农副产品,还把“子经店”和子经巷好好地介绍了一番。

几乎是一炮打响,小花的直播开了一周,小苏盘存物品就卖了个空,大都是从线上走的。

有个插曲要说说。

小花太上镜,网民太热

情,竟有直播时向小花求爱的,话说得露骨。小苏受不了了,要小花关了直播,想别的办法。小花自是不同意,说小苏心眼太小,不是干大事的人。小苏也知理亏,但咽不下这口气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小苏和小花憋了几天气,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,让小苏和小花共同直播,名花有主了,还能有想法?

主意不错,小苏和小花一上镜,“哗”的一片欢呼声,好般配的一对。说小花漂亮的人仍在,说小苏帅的一波波增加。

粉丝大增,销售量也直线上扬。

线上走红,线下“子经店”也迎来一拨拨消费者,连带着子经巷也热起来。

子经巷本有历史,明朝的遗存,巷里有棵黄连树是做航标用的。去子经巷,黄连树导航。这样的句子,小花直播时常说。黄连树是苦树,苦得天然,天然的苦、绿色的苦。不生虫。

小苏选物品也得是天然绿色的。比如米是稻虾米、稻鱼米,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。比如草莓是生物防治的,摘下就可入口。比如豆腐是草锅的,和工厂化离得远远的。小苏选的物品就有了好味道,价格上去了,还

供不应求。

县里感谢小苏、小花推销特色农产品还带动了子经巷游,宣传、表扬,又给“子经店”带来了小高潮。

进了年关,小苏愁了起来,产品供不应求,货存得少,不是存得少,是没合适的货。

小苏和小花定了铁律,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绝不进店。就拿稻虾米来说,是稻和虾共生的产物,有自己特定的标准。如果不讲信誉、良心,用普通的米换个包装,当稻虾米销售,消费者难知道。也确实有人以次充好,小苏和小花断了这人的供货渠道。

小苏和小花商量,停几天直播,线上歇业,实体店正常开门,不能让上门的人失望。子经巷热热闹闹,探幽后沉甸甸的回家真的是好。

小花、小苏没闲着,两人分头下了乡村,一方面寻找货源,再一方面要办自己的生产基地,从源头上解决产品问题。

小苏心大,要成立全县的龙头公司,在江淮分水岭上摆战场。小花支持,说:场子大,我的舞台就大了。小苏不自主地看了小花一眼又一眼。

花开灿烂,大冬天也有花有蜂的。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卖货

张
建
春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春风也读诗

汪
远
定

跳,把黑夜拍打得透亮。

雪是不称职的,因为它来得太晚。

雪是喜气盈盈的,它的身子在天地之间飘逸潇洒,它的灵魂在黑白之间穿梭游荡,它的行程正好跨年而闲适。喜欢这雪,正如我的枕边,恰好有一本雪夜之书,读雪,读夜,不如读它,雪下了一夜。

这是整座冬天,在严寒的时日里让人最暖心的尤物,也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部散文集。

且不论文章遣词造句的非凡笔力,仅从《秋水》《逍遥游》《桃花源记》《滕王阁序》《永州八记》《岳阳楼记》《荷塘月色》《古都的秋》《昆明的雨》……这些篇名,便可窥见他的才情与胆识,与众多古往今来的文学名家同题作文,与代表一个个时代最高文学成就的经典作品“媲美”,这是一个何等大胆的选题,又是何等自信的当代作家!通读全书,便能深深地感受到作者的才情和特异的禀赋。

“于一泓清冷里看雪,雪中开花,开的是心花。雪里庄严,心中怡悦端然。雪下

了一夜,山林闲寂,有冰霜气骨玉精神。冰霜气骨玉精神是好文章的质地,古人说柳宗元文章如玉佩琼琚。黄山谷论文,尤重从容中玉佩之音。”这些文字,如清泉,如暖风,在散文家胡竹峰的笔端顺其自然,肆意流淌。这正是胡竹峰的文字,随意随性随缘随随便便采撷几个短句,几段文章,都足见胡竹峰文章中的雪夜精神,让人读罢欲罢不能。

著名作家韩少功评价胡竹峰的作品是“重建中国文章审美传统的可贵立言”,我深以为然。在个人阅读史上,《雪下了一夜》与其他当代散文风格迥异,其文有极大的辨识度,显得清新朴拙,精致典雅,文章格调隐逸沉静,确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!

雪夜,读雪,读夜,读《雪下了一夜》。

3

深夜,翻开自己从《十月》杂志上复印收藏的五整页的陈先发长诗《了忽焉》,有一种时空恍惚之感。

窑工“给了这黏土以汗腺与喘息”,春风给了窑工

以自由的灵魂,这样的凡人、诗人,把时间刻进了一块块砖头,拉长了1800年这头的世人的目光,对着炽热的灯光与后世探求历史玄秘的渴望,诗人抛砖引玉,一连抛出八块巨大的砖石:

作苦心丸。

了忽焉。

涧蝗所中不得自废也。

欲得。

顷不相见。

亟持枝。

沐疾。

勉力讽诵。

一块块砖,都显得轻盈缥缈,又掷地有声。

它们沉睡于历史的漫长暗夜,却在千余年后某一个清晨,借着后世的光芒再次苏醒。

彼时,“将烬”。此刻,它们已从至暗的时空里打捞成册。窑工们是当代诗人,活跃在窑厂的劳作一线,他们刻写的文字在高温之下升腾,一两个字或四五个字,以砖为行,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坚固最温情也最有温度的分行文字,它们尚有历史的面孔以及窑工们滚烫的体温。

1

立春好几天了。难怪乎前几日雷声阵阵,想来是春雷,震耳欲聋,声响之大之稳之沉,堪称精妙,它一声令下,好让昏沉的大地醒醒。这不,春天来了呀!

龙年将至,生动活跃的景象像龙游天下,历历在目。蜗居一室,天地却不小,春风,春雨,春雷,春花,春笋,春卷,春联……交织在一起,在我所能想象到的美好时空里,浓郁而深沉地书写了一个自带光芒的名称“春节”。

春节,备好年货,弥漫年味,年龄虚长了一岁。

我幼时每年除夕日写春联,贴春联,好不欢喜。而今,毛笔都收进盒子,沾满了时光的尘埃与慵懒的苍白。

今夜,我与父亲晚饭后,拿起鲜红的春联,带上胶水,在房门前又端端正正欢欢喜喜地贴好了新的一年——龙年的春联。

红纸。黑字。我们和亿万华夏儿女们一道,用最朴素的形式迎接美好的新年。我们守望岁月静好,祈福大展宏图的来年!

2

窗外,雪子在屋檐上蹦